

談

美國大選的問題

和

人物

駱雪倫

如果用「變幻莫測」來形容現代政治的話，一九六八年的美國大選倒真可以算一個很好的註腳。本來在美國兩黨並立的制度中，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永遠是有聲有色熱鬧興奮的悲喜劇。但在到現在為止的一九六八年的預選過程中，意想不到的新發展似乎是特別多，驚人的「突然宣佈」也頻頻而出。這一切更增加了原來就夠刺激的選舉年的多姿多采。

討論美國今年的大選有兩個很有興趣的角度。從「問題」方面着手最突出的是動盪社會中黑人問題的嚴重性。從「人物」方面研究則討論最多的是美國目前最需要怎樣一種總統。我們從每一位總統競選人對「總統」的領導力 (Leadership) 提出一套看法這個事實看出在今日的美國，政治領袖的性格和風範受到極端的注意，這一個事實也代表了美國民主政治最大的特色。

第三點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文落筆時作者有一個真切的信念：即盡量堅守客觀中立的立場。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輿論界或多或少地影響它處身的政府的官方態度，故任何時事（世界的和國內的）的報導和評論要盡量客觀。這信念基於歷史上的教訓：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外國政府在觀察另一國家大選時最明智的態度是嚴守中立，絕不採取任何立場。這樣當新政府

組成後比較容易建立友好的外交關係。

現在我們就開始討論一九六八年的美國大選。首先要報導一下到五月中旬為止預選發展的大致情形。先從輪廓說起。

正像以往歷屆的總統大選，這是一齣高潮層出的多幕戲。照慣例它從春天演到秋天，整整佔了一年的三季。在這九個多月中，全國人耳聽目睹，加上電視、收音機各種競選廣告競選活動的爭奇鬪勝，「選舉」這事在人們心目中似乎成爲生活的一部分，人們看着它，聽着它，談着它，並且爲它爭得面紅耳赤。這齣多幕戲事實上應分成上下兩集。上集從兩黨分別舉行預選開始，參加競選的人分別到舉行預選的各州作競選活動（美國各州法律不同；有的州有預選，有的州沒有預選。但不管「有」或「沒有」預選，各州都選出代表到八月才分別召開的兩黨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正式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大致說來今年最重要的預選有六個：(一)三月十二日紐漢普夏州 (New Hampshire) 預選；(二)四月二日威州 (Wisconsin) 預選；(三)五月七日印州 (Indiana) 預選；(四)五月十四日尼州 (Nebraska) 預選；(五)五月廿八日奧州 (Oregon) 預選；(六)六月四日加州 (California) 預選。這些預選主要是讓老百姓對各位候選人有一層認識，同時也給兩黨在各州選出的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多一機會來衡量這些候選人在選民心目中的地位。上集戲的最高潮就在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從這裡兩黨分別推選出正式代表全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緊接着上集戲結束，下集戲也立刻開演。這時兩黨各別提名的正副總統候選人就旅行全國，正式向國人請命，最後高潮是十一月的全國公民投票，選出新的正副總統來。

根據上面所畫的輪廓，下面要簡略地略叙一下預選過程的重要發展。

一九六八年大選的序幕是在紐漢普夏州揭開的，民主黨方面只有兩個競選人；現任詹森總統和參議員麥加錫 (Eugene McCarthy)。詹森的聲音因受越戰影響，反映在一般民意測驗中並不高；根據蓋洛普一個測驗 (Gallup Poll) 只有百分之卅六贊許他作爲一個總統的一般表現；而贊成他越南政策的只有百分之廿六。但雖然如此，要和一位權力極大又有民主黨全國性的中心組織爲後盾的現任總統競爭並不是易事，加上詹森從政數十年，政治力量深厚，詹森的對手麥加錫又是教授書生型的溫文爾

雅的人物。故當時政治上一般的觀察認為麥加錫頂多得到百分之十的選票，他的參加競選只代表其本人堅決反對現行對越的政策而已，絕不代表任何政治力量。

在共和黨方面，參加公開競選的也只有兩名：尼克森 (Richard Nixon) 艾森豪時代的副總統) 和密歇根州長羅尼 (Romney)。尼克森自一九六〇年競選總統敗給甘迺迪後，又繼以競選加州州長失敗。這兩次失敗 (尤其競選州長的失敗打擊最大) 以及失敗後對新聞界嚴厲的指斥 (尼克森認為新聞界對他「不友善」使他被人冠以沒有「運動員認輸精神」的「失敗者」。但那已經是六、七年前的舊事了。自一九六四年尼克森幫高華德 (Goldwater) 競選總統以來，他一直是共和黨中的活躍份子。高華德雖然失敗了，但他那一派人始終很感激他。加上四年來尼克森到處為共和黨在各州的地方選舉出力，得到地方幹部深厚的好感，這一切都增加了他政治上的份量。由於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故在共和黨內他被「提名」呼聲最高。且有很多政治觀察家認為尼克森已被「內定」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了。尼克森對手是密州州長羅尼。羅尼在密州聲望很隆，兩任州長也極有政績。但羅尼的政治生涯仍極短 (在做州長之前是汽車企業界大亨)，給人有「半途出家」經驗不夠之感；加上他的聲望只限於密州一帶，其它各州對他印象不深，不像尼克森是舉國聞名的。但羅尼也有他過人處；他是充滿活力的演說家，有一副勇武正直不像「政客」的威儀外表。由於他本人是虔誠摩門教徒，不抽煙不喝酒自奉甚儉，雖然演說有濃厚說教意味但仍簡潔動人。共和黨自一九六四年總統選舉慘敗之後，黨內分裂成右派及溫和派 (Moderate) 高華德代表右派，溫和派大致以共和黨籍的各州州長 (共廿六名) 為主幹。一般說來右派極團結，多數支持尼克森。溫和派則極散漫；羅尼屬溫和派，但公開出來支持他的只有紐約州長洛克斐勒 (Rockefeller 以下簡稱洛克)。

在紐漢普夏州預選前一週，羅尼突然宣告退出預選。這在當時真是沒有人能相信的新聞。因在政治競選上向有勇夫之名的羅尼是一個極頑強的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的競選人。且他為此已奔走數月，不久前還浩浩盪盪環游世界，考察各國政治，會見各國元首。雖然他的競選一直很不景氣 (

根據民意預測) 但他以往競選州長就是在不景氣的預測中一鳴驚人聲大振的。故沒有人能相信羅尼會「不戰而退」。據事後透露：羅尼是在作了一項精密的調查確信會慘敗給尼克森，才決定退出的。同時他的及早退出也可促使其它溫和派人士趕快決定集中力量支持一個候選人對抗尼克森。雖然後來的發展不盡符合羅尼的期望，但羅尼當時的勇氣和決斷仍得到很多人的尊重。

紐漢普夏州的預選共和黨方面尼克森不「戰」而勝，他最大遺憾是沒有對手顯不出他得勝的威望；但他至少做到一點，即給人感到此「新尼克森」非舊日之「失敗者」可比；他確實改變了。在民主黨方面結果却是驚人的。詹森總統雖然得勝，但只得到百分之四十八甚不體面。麥加錫得到百分之四十二則使全國都對他括目相看。麥加錫的好成績是要歸功競選的最後階段得到一群青年大學生的熱心奔走。這位平日沉默寡言，離羣索居的參議員就憑着他個人對一個信念的堅持和不畏批評的政治上的勇氣，突然變成一個新政治活動的中心人物，啓發了成百上千的熱情大學生從全國各地自動地趕來為他效力。這一隊「非職業性」的政治上新軍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使人感到耳目一新；政治不再只是「職業政客」的政治，年青的學生憑着理想的熱情也可發揮政治的效果。

麥加錫出人意外的成功將紐約州參議員羅伯甘迺迪 (後文簡稱羅伯) 帶入戰場。

甘迺迪當時在民主黨內是除了詹森之外最有組織最有力量的。他一方面繼承了乃兄全部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由於對時政積極的批評成爲年青一代心目中的領袖。但他對於參加一九六八年的競選一直猶疑不決。他本人對越南政策的立場和麥加錫一致的。但麥加錫出來競選，羅伯拒絕支持他。羅伯左右的人認爲一九六八年對他仍是冒險，因詹森力量太大，最好等到一九七二年詹森任滿下台時則有完全把握。這理論的前提是詹森必會連任。但紐漢普夏州三月十二日的預選令人感到詹森並不一定獲勝，若一九六八年共和黨得勝，則羅伯一九七二年「繼任」的如意算盤仍然落空。

羅伯宣佈參加競選後，大選的情勢就熱鬧起來。共和黨方面大家都認

爲紐約州長洛克必會出來的。洛克是人望很隆的溫和派領袖之一。做紐約州長很有治績，但共和黨內很多保守領袖都嫌他「偏激」(州預算太大，州政府管事太多，)特別是一九六四年洛克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人失敗後拒絕支持高華德引起高派深切的痛恨。但在一九六八年的三月情勢是利於洛克的；當時的政治評論認爲共和黨有機會打倒當政的民主黨；但先決條件是找出合宜的人選。像一九六四年那樣選出極端保守的高華德作總統提名人是得不到全國支持的。洛克有利的條件是行政經驗豐富(羅斯福時代就已經在中央政府任職)並且是全國公認的「進步」又有治績的政治家，是共和黨人中唯一可拉到民主黨選民的票以及無黨無派人士的票的人。他的一張爽朗坦誠的臉孔以及樂觀可親的笑容是被公認爲有「拉票」吸引力的。

然而一九六八年是凡事不能預測的一年。就在大家期望洛克宣佈參加競選的記者招待會上，他突然宣佈無意加入角逐；因爲他感到共和黨的各層領袖和基層幹部已「內定」尼克森是總統提名人了。事實上洛克的決定也真反映一般溫和派人士的優柔寡斷，共和黨共有廿六名州長，只有三位公開站出來支持洛克。沒有溫和派團結一致的大力支持洛克是無法突破尼克森壓倒勢的趨向。加上洛克本人在一九六四年的離婚案引起的滔天大浪的攻擊仍記憶猶新，他不願個人的私事又被重新作爲攻擊的目標。

威州預選是四月二日舉行。共和黨方面因尼克森演獨脚戲失去重要性。好戲集中民主黨。羅伯雖然出來競選了，但因出來太晚以致名字不能出現在威州預選的選票上，故仍然只有詹森總統和麥加錫兩人的名字。威州預選對麥加錫最重要；他必須證明他在紐漢普夏州的成就是超乎時間和空間的；因仍有很多人認爲越南戰局(二月裡越共的大規模攻勢和恐怖政策)使美國人厭戰怕戰是促成麥加錫(主張和談)得到驚人選票的主因。故他的政治號召是有時間性的。

三月卅一日，就在威州預選鑼密鼓緊的最後階段，詹森總統突然宣佈他退出競選，這舉動是沒有人預先想得到的。詹森的聲音雖然這一向不高，但這是戰時(尤其是從事一項不得人望的戰事)領袖不可避免之遭遇，並不一定代表他十一月大選必定失敗。從另一角度看紐漢普夏州預選

麥加錫所得的支持也反映了美國人普遍地對當局感到不滿以及預備接受煥然一新的新領導的心理。作爲最高領袖的詹森自然比任何人更敏感地體驗到不受信託的痛苦和焦灼。加上越戰的經濟負擔已嚴重地威脅到社會和經濟上的穩定，物價上漲，大城市犯罪暴行激增，國會因越戰預算太大不肯通過直接稅的增加，詹森「大社會」的各種計劃因預算被削減都不能有效推動，這一切都促使了詹森以國家爲前提的重大決定。他決定放棄任何連任機會的極大勇氣立刻爲他贏得很久以來他所失去的民心 and 國人極大的尊敬。輿論界一致譽爲偉大的愛國心的推動。詹森這一舉動立刻定下了在美國歷史上他不可動搖的一席地位(本來憑着他在任內的「立法」紀錄，他的成就也是列爲優等的。只是如果他競選連任而又慘敗的話，則在歷史上，他這一並非絕不可能的慘敗記錄將多少使他光采的紀錄蒙上斑點。)四月二日威州預選舉行投票。結果麥加錫得到百分之五十七選票。到威州預選爲止，麥加錫終於證明他確是一位在政治上有份量的新勢力了。

威州預選剛過兩天，詹森退出競選也才四天，美國人的「吃驚」「震動」仍餘波盪漾；另一滔天大浪又兇猛地掀起。這是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的遇刺身亡。一夜之間不但全國舉哀，各大城黑人暴動也兇猛地展開。單單首都華盛頓一地就火燒數日不熄，黑人又燒又搶，政府大軍成千上萬開去鎮壓。四月就在這一片混亂中很快的過去了。

「大選」上集第三幕是印州預選。這次預選注意的焦點仍在民主黨。羅伯和麥加錫在這兒是第一次交兵。尤其羅伯要借這次選舉來表現他倒底有多少「拉票」的能力。對麥加錫來說這次預選是今後「存」「亡」的關鍵；如果選舉結果證明他不堪羅伯一擊，則可將他一股腦踢出競選。因兩人主要對越南政策是相同的，都是打着「和平」的旗子。支持麥加錫的人按理很容易就轉過身支持羅伯的。

當詹森退出競選後，在民主黨內有一短時期似乎有趨勢形成對羅伯一面倒的情勢。甘迺迪家集團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實力雄厚。遇刺殉職的甘迺迪總統在美國歷史上所造成的形像似乎可比美林肯總統。加上甘迺迪總統任內「新境界」政府所吸引和培養的年青的政治人才是公認的「集一時之極盛」。甘家集團對美國的政治最大的貢獻也在這裡。但一九六八年羅伯

出來競選却在知識份子中引起極大批評，輿論界也有一部分人出來為麥加錫打抱不平，認為羅伯是投機份子，（相對於麥加錫的理想主義者的形象）自己不敢出來對詹森總統挑戰，等麥加錫挺身而出來嘗試了詹森的「利刃」（事實證明它並不「利」）後才敢露面向詹森挑戰。不但知識份子集團中有閒話，一般大企業家，勞工領袖也對羅伯有戒心。因羅伯在乃兄任內的司法部長一職上留下「做事殘忍不擇手段」的謠言，加上乃兄甘迺迪總統在競選時所有的「不討人歡喜的事」都是這位弟弟承擔的，得罪了不少的人。這一切加在一起阻擋了民主黨內對羅伯的一面倒。這時，代表詹森集團的副總統韓福瑞（Humphrey）反而漸漸出頭了。韓福瑞早年是一位自由派的大將，是極有遠見，貢獻很大的參議員。一九六〇年參加競選民主黨的總統提名人失敗。一九六四年被詹森選作副總統。韓福瑞曾被公認是思想前進，見識超人的自由人士。甘迺迪總統和詹森總統任內通過的民權法案和美國和蘇俄訂立的禁止在地面上試驗核子武器的條約都是他最早提出的。但自任副總統後一直很不得意，被民主黨中他早年的自由派的同志看作是詹森的「應聲蟲」，聲望一落千丈。只有詹森對這位忠心的副總統全心信賴，譽之為超甲等的副總統（詹森自認自己做副總統時只夠打分「乙等」）。當詹森宣佈退出競選後，韓福瑞兩眼含淚，自認政治生涯結束，沒想到詹森的退出反加強了他的地位；所有的對詹森的同情尊敬都集中到代表詹森政權的韓福瑞身上，五月的第一個星期他就公開宣佈參加競選了。

在共和黨方面也有一番變動，紐約州長洛克在詹森退出造成的特殊情勢下思量再三之後重新宣佈進入戰場。就在洛克宣佈競選的同一天麻州舉行預選，結果是根本在麻省沒有參加競選活動的洛克得勝，得到最多票數，他的百分之卅一比尼克森之百分之廿六使人感到尼克森也不一定就完全掌握共和黨了。

印州預選是在五月七日。民主黨三位候選人是羅伯、麥加錫加上州長勃尼金（Brannan）。勃尼金原來是代詹森競選，詹森退出後他宣佈自己仍然競選（這是所謂信託投票：一些極得人望的州長得到本州信託票後率領本州本黨代表到全國代表大會去，臨時由州長全權決定該州全部代

表的票都投給某一總統候選人）印州預選的結果羅伯領先得到百分之四十二選票；麥加錫得百分之廿七殿後；勃尼金得到百分之卅一。共和黨方面尼克森得到全部選票，因洛克出來競選太晚趕不上預選依法登記的日期。印州預選的結果使羅伯擋住了民主黨內部因韓福瑞出場可能產生的「倒甘」的傾向；但他也沒有將麥加錫「踢」出去。因為麥加錫雖敗了，不能算狼狽。以甘家雄厚的財力和龐大的組織加上勃尼金州長在印州深厚的地方力量，麥加錫輸給他們兩人仍得百分之廿七的選票也不太難看。況且麥加錫認為如果勃尼金不出來那麼所有百分之卅一的投勃的票都是自己的，故一般印像羅伯的「拉票」能力並不特別驚人。

第四幕尼州的預選是在五月十四日。在共和黨方面加州（California）州長有驚人表現。李根（Reagan）州長從前是好萊塢導演「急公好義」型「小生」的著名電影明星，做州長後也表現一股特有的「不畏輿論」的政治作風；例如逼走加州大學的校長；破天荒的改變加州大學不收學費（只限本州的學生）的條例等，表現之魄力令保守份子大為心服。李根並沒有公開出面競選，但支持他的人仍將他名字登記在選票上。結果他得到百分之廿二的選票。這表示共和黨的人有很多仍是對尼克森保留意見的。

在民主黨方面羅伯大勝。這勝利單從得到百分之五十一選票上看不出來。因照數字半數並不算多。事實却如此。要知道尼州是「先天上」保守有名的一州，以農業為主，黑人很少（羅伯到處都得到黑人大部分選票）。羅伯在尼州的勝利代表他並不僅得到大城市居民和黑人的擁護，並且也得到農民和普通城市中上家庭的支持。麥加錫得到百分之卅一選票。一般說來似乎給人「強弩之末」大勢已去的感覺。事實上在一個極端保守的州，一個代表極前進的理想主義的「非政客」仍得到三分之一的選票並不算慘敗。他已表示要繼續奮鬥到底。

洛克和韓福瑞都沒參加尼州預選，但他們却積極在非預選各州活動。這兩位姍姍來遲的候選人都各有一張成績優等的政治紀錄，都是過了五十歲的經驗充足又涵養極深的頭等人才，兩人都主張非左非右的中間路線，是尼克森靠右（尼氏本人並不極端保守，但擁護他的人都保守份子。他受這些支持者的限制是他說不出的苦衷）和羅伯、麥加錫靠左的情勢下的

產物。

上面是截至五月中旬為止美國大選發展的脈絡。下面要討論將來會影響大選的一些問題。

一九六八年美國政治上有兩個大問題：對外是越南政策，對內是黑人問題。在今後數月中越戰的「和」和「戰」的發展將影響十一月的大選；而在首都華盛頓正在進行的黑人的「反貧窮運動」的發展也必然決定進入白宮的人選。

黑人對政治的影響最明顯的是他們的選票。而在美國政治上選票即代表力量。黑人的政治力量也是最近幾年來民權運動推廣後逐漸形成的。在這以前黑人由於大多數是貧窮無知，對政治不聞不問，凡事受人宰割；在南方有的州甚至不給他們投票權。有的州雖在法律上承認他們的民權但在投票登記等手續上又添加麻煩使一般教育低的黑人不去投票。民權運動在最近幾年已使這局面改觀；有選舉權而到投票所登記的黑人不但數量增加，並且由於民權運動份子的積極組織，選票異常集中，發揮了最大力量。

舉一九六〇年大選為例。根據懷特著名的研究 (Theodore H. White: "The Making of th President 1960") 甘迺迪能進入白宮黑人選票的影響是很大的。甘迺迪對當時仍活着的黑人領袖金恩的援救使他立刻成爲黑人心目中的英雄而得到大量的選票。由於當年的大選勝敗兩方票數太接近了，因而更看出黑人票數的重要：比如在伊利州 (Illinois) 甘迺迪多九千票獲勝；該州他得到的黑人選票則有廿五萬。又如在密州他多得六萬七千票得勝，而在此所得黑人選票估計也有廿五萬。在南凱羅州 (South Carolina) 他以多得一萬票得勝；而在此得到黑人票數估計有四萬。如果沒有黑人支持，或者支持得稍微不熱烈，一九六〇年的大選會有怎樣結果是很難說的。

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八日金恩帶着五十二個夥伴在大西洋城一家飯館「強坐 (Sit-in)」被捕。六天後其它五十二個黑人被釋放，獨有金恩一人被判坐獄四個月做苦工。因爲當時南方各州對黑人仍極歧視，法律也不平等，當政的白人對金恩更恨之入骨，故金恩入獄引起黑人極大騷動；

他們感到金恩生命在極大危險中。這事引起後來成爲總統的甘迺迪注意；他同情金恩又怕得罪南方各州。(根據懷特之記錄當時至少有三個南方民主黨的州長通知甘迺迪不許他干涉金恩事件，否則他們威脅要投尼克森的票。但甘迺迪當時終於決定援救金恩出獄，這一舉動立刻得到全國各地黑人領袖的心許，自動爲甘迺迪盡力。金恩的父親原來已在替尼克森競選的(這是由於宗教信仰不同造成的；金恩一家是浸信會教徒，甘家是天主教。)這事發生後立刻改變立場支持甘迺迪。因爲有這一段因緣甘家集團和黑人就建立深厚的關係。

羅伯甘迺迪也從不放棄任何機會向黑人表示友善。四月四日金恩遇刺，甘家得到消息後立刻打電話慰問金恩太太，並包了一架飛機供金家去迎接金恩遺體，這種種都代表甘家集團對黑人力量的注意。金恩出殯時所有競選總統的候選人都趕去參加了，可見大家都在爭取黑人的支持。

在金恩沒死前，他已決定一項「反貧窮運動」，計劃利用大選年的機會率領羣衆到首都示威遊行，希望因而促使政府採取緊急救貧行動。金恩死後這計劃就由新領袖阿伯納 (Abernathy) 領導，從五月開始，各地方民權運動的工作者就率領各地「窮人」代表拖男帶女到達首都。他們表示決不空手回去；必要看到政府和國會採取救貧行動才甘心。政府方面已指定一公園給大隊示威者建立營房露宿，並也使政府重要官員和國會議員接見這些「貧窮代表」聽取他們的聲訴。由於參加的人數衆多，華盛頓本地黑人的口又龐大，怎樣防止衝突實在是令人警惕的。

黑人民權運動者採取到首都示威的行動是有歷史先例的。這已是第三次「首都示威」。前兩次都和黑人不相干但都大大影響選舉。歷史上第一次到首都示威是在一八九三到一八九四年。由一位石礦主 (Jakob Corey) 領一隊失業的工人到華盛頓要求國會通過一項築路計劃(目的使工人有工做)。這次「示威」是失敗的；國會沒採取任何行動(政府反而捕捉了人數不多的示威者)。當時執政黨是民主黨。但兩年後的大選中民主黨却失敗了(一般勞工不支持是一主因)；共和黨不但勝利了並且連續當政了十八年之久。

歷史上第二次「首都遊行」是在一九三三年。「不景氣」的第三年。

這次遊行者是第一次大戰的退役軍人，他們要求政府用現金代替一種保險形式的福利，這次示威叫「賞金示威（Bonus March）」結果仍是示威者失敗，並且發生流血事件；政府的騎兵隊和遊行示威的羣衆衝突。次年大選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下台，羅斯福總統上任。這些退伍軍人再度到首都遊行。這時羅斯福總統改變政策；一方面讓國會議員聽取他們意見，一方面招呼示威者吃住，最後並使他們領到賞金完滿解散。

美國現在的政府當局似乎也在採納羅斯福的安撫政策，但問題在國會肯讓這些「遠征軍」滿意地回去嗎？照詹森的預算被國會大削的樣子，國會很不情願又花一大筆「救貧金」的。同時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們又是一副來勢汹汹，聲勢逼人的樣子。將來如何發展實在令人憂心，政府方面已調大軍在首都附近駐防，能否避免流血事件則是對詹森政府的考驗。對黑人民權運動者來說，這次「反貧窮的遠征」能否嚴守和平的非暴力的途徑，也是極大的挑戰。因為只有用「非暴力」才能擴張民權運動的發展，得到更多的輿論支持和同情的援助。

在美國歷史上黑人的民權運動自林肯解放黑人以來就是歷史上的主流。不僅黑人為它奮鬥；白人也熱心奔走。不久前詹森政府任命的克納調查委員會（調查去年夏天各地暴動的原因）公佈調查結果（有名的克納報告 Kerner Report）認為「種族偏見」是造成一切暴動混亂的基本因素。這個結論是對民權運動最有力的支援。由各地民間團體自動自發地熱心討論克納報告（印成單行本，暢銷各地）令人感到種族偏見的消除只是時間問題而已，「社會公論」在一個民主國家總是代表一股主流，只要方向正確，這股主流必是向前邁進的，但如果方向把不正——走上「暴力」途徑，則必引起更大的代表反作用的逆流，那樣一來反而使「進步」停頓下來。

談到「逆流」，這些年來反黑人民權運動的大本營在阿拉巴馬州（Alabama）。領袖華萊士（Wallace）是前任州長（現任州長是華萊士太太，月前因癌症去世，代理州長亦華氏老部屬）華氏原是民主黨人，因主張「黑白隔離」自組第三黨——獨立黨（Independent），自任總統候選人。因為華氏沒有預選可參加，故不在本文上面的討論中，依美國憲

法，第三黨總統候選人必須在各州得到法定人數的公民簽名請願，才有資格使他的名字登記在十一月大選的選票上。到五月中旬為止據華萊士助選的總幹事透露，已在廿二州得到法定人數的公民簽名，登記在十一月大選選票上。他預計華萊士最後可在五十州內登記為獨立黨的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

華萊士及他代表的這股政治上的逆流值得人注意的是不僅南方有他的實力，在北部他潛伏的力量也在他吸引的聽眾的反應情緒上反映出來。這都表示一部分美國人民對黑人暴動的深沉反感。故現在遠征到華盛頓的「反貧窮示威」的今後發展更成為全國注意的中心，因發展的結果必反映在大選上。

最後要討論大選的「人物」。在上面討論預選的發展時，每一位「進場」的總統候選人都被簡賅地介紹過。當時介紹的重點在介紹他們的政治實力，現在要討論的是比較抽象的選舉和人物的關係。

一九六八年的選舉在人物上引起人們興趣的是「造型」的多采多姿。先看麥加錫的參加競選，他自己說：「我之參加競選就像晚上降落的夜霧，夜霧的降落是寧靜的，也是柔和的，但它們確實是落地了；因為在早晨人們看到了晨露。」這樣的謙和，又這樣純淨的認真，麥加錫認為自己並不是為了個人的野心而出來競選的，是因為根據廿多年的政治經驗（在國會做議員及在參議院作參議員）他感到當前政治社會上有極大的危機需要新的領袖將它指出來。而他整個競選活動也由默默無聞開始，最後必在大選記錄上留下痕跡。

麥加錫作為一個政治領袖的型像是偏於啟發性的「拓荒者」的造型。他是典型的「書生論政」。他認為一個領袖必須在每一個人身上看到有領導的潛在能力，如何啟發人們發揮他們內在潛能是一個領袖的責任。在美國政治上，金錢和組織的力量是愈來愈具有決定性，麥加錫是唯一沒有金錢也沒有「職業政客」組織的人，不論他最後是否被踢出競選，他在政治上所掀起的理想主義的微風總是令人難忘的。

和麥加錫的「默默無聞」相反是聲名赫赫的羅伯。年青的魅力加上雄厚的政治經濟上的實力使羅伯給人一副充滿「信心」的領袖的塑像。他對

政治的野心是極明顯的。但他的口號是「我們能將事情辦好；我們能領導你們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去」則並不僅僅是口號而已；有錢、有力、有人才，加上殉職的甘迺迪總統留給他一個無價之寶的響亮姓氏——甘迺迪。（單單「甘迺迪」這個字本身就不知吸引多少選票和人才了）。從羅伯伯以後選舉的發展可看到所謂個人的「政治魔力」徹底在美國政治上扮演怎樣一個角色。

尼克森在政治上代表一個「穩健」的型像。他將自己投射成一座過去和現在間的橋樑，口口聲聲強調經驗第一。（他做過八年副總統；對內對外的政治經驗都極豐富）在一九六八年的大選上，他獨有的特色是他的「屢敗屢戰」的精神和毅力；一個曾經被宣告「政治死刑」的人居然有勇氣有能力「起死回生」，成為目下共和黨呼聲最高的總統候選人，這是不使人感到難得的。如果尼克森最後得到勝利則更可證明政治的「神秘」性被人們誇張了；它將證明政治權力是可以靠恆的努力而得到的。

洛克斐勒最大的問題是他是一個共和黨人，但他的作風（特別是在政府預算開銷上）和民主黨人無異，因此雖然他全國聞名，他得不到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支持。一般正規保守的共和黨領袖不喜歡他。一九六八年如果是洛克的運氣轉變年的話，必須共和黨大多數人覺悟到趕民主黨下台比什麼都重要，然後平心靜氣推選出一位最適宜的人來。

洛克在政治上的造型是一個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他能辦事，他的從政以「將事辦通」為信條，必要時他肯「妥協」只要將事情辦好。他在紐約州做州長就經常從自己口袋拿錢出來替公家辦事（他是大富翁，生下來就繼承了極大家財）他的慷慨，他的平易可親的坦蕩蕩的笑容都是他政治的資本。但洛克更難得的是他雖然是一位「政客」，一位職業

政治家，他却使政治在他身上有一種「尊嚴」，這尊嚴也許是他個性的表現，在他平易可親的外表下他在個人的政治行為上堅守原則（相對於在辦公事上可妥協）是十分獨出的。他的在一九六四年拒絕支持高華德，他的在競選總統時離婚（他的左右勸他等競選過去再離婚）都代表在個人行為上他寧肯冒政治失敗之險而不犧牲個人的「尊嚴」。洛克所帶給政治的這種尊嚴是將來大選的成功和失敗都不能改變的。

韓福瑞和上面討論的四位候選人比起來又是自成一格。他可以說是「熱忱」的化身；如果說政治是「家人」的事他對「家人」是最熱忱的了。韓福瑞隨便到那裡都帶去「談笑風生」的一陣春風，他是出名的精力充沛又極端健談的人；一位天生的「政客」，即使在他當「應聲蟲」最不得人望的時期，他到處為詹森政府辯護的熱忱也不亞於當年他為自由、民權及社會福利奔走呼籲的熱烈。他說：「如果我不是真的相信現在政府的政策是對我們國家有利的話，我如何能為它熱心辯護？」在他任詹森的副總統之前，他一直在參議院多年。他認為做參議員和做總統不同：做參議員只要有深刻的見識並能提出新觀念就叫勝任；做總統則不然，總統的責任太重，舉手投足之間都造成極大影響。一般人只要看到事情的一面就可以開始講話，一個總統則要看到四面八方才能下一決定。韓福瑞這番看法代表他本人如何從激進的自由派大將的參議員，轉變到深沉穩重的副總統。但不論怎樣變，他對政治的熱忱從沒有減低過。現在他競選總統以團結樂觀作口號對他可算是最合適的了。

決定一個選舉結果的因素有「問題」的，也有「人物」的，不論今後美國的大選是怎樣一個發展，大選本身在歷史上要佔一突出的地位是很顯然的。
（五月廿日寄自美國安娜堡）

由羅伯甘迺迪之死談起

（談美國大選的問題和人物續記）

六月四日是加州預選的日子，一般對選舉關心或有興趣的人都特別感到緊張。因為這是大選前六次重要預選中最後的一次。特別是自從五月廿

八日奧州（Oregon）預選羅伯甘迺迪敗於麥加錫之後大選情勢突呈尖銳化。羅伯在認輸之餘宣佈加州預選將是最後關鍵；如果他不能在加州獲

勝，則他將退出競選舞台。

羅伯在加州是得勝了，但是他同時也被兩顆子彈打出了競選的舞台！就在六月四日加州時間的午夜，當選舉的勝利已被確定，羅伯正滿臉笑容發表完簡短的勝利演講預備到一安靜的房間接受新聞記者的特別訪問。就在從大廳到房間之間，在通過廚房的一過道上，突然槍聲大發，悲劇重演，又一個甘迺迪家的人物應槍聲而倒地。唯一不同的是羅伯遇刺後仍神志清明（乃兄前任總統約翰甘迺迪則在中彈後的剎那間失去知覺，永遠不復清醒），他曾問左右「傷勢有多嚴重？」別人來抬他時，他還作手勢阻止：「請不要舉起我來。」羅伯被送到醫院立即由幾位名醫會診並動手術。在動手術的三小時又四十分鐘內，全美國都知道羅伯遇刺了，只是當時大家還滿存希望，認為可能還有一線生機。殊不知子彈傷在要害，人力不能回天。就在動手術後尚不到廿四小時，羅伯的心臟和脈膊就停止跳動了，一代才人就就此長眠不醒。

在廿世紀的美國，死亡之追蹤甘迺迪一家幾乎變成「傳奇」。四個兄弟中有三個是英年而為國家捐軀的，並且死的次序也是依照出生的前後次序。大哥是二次世界大戰時作戰死的，二哥約翰是做總統後遇刺身亡，現在羅伯又已追隨兩位兄長之後過世，家中唯一剩下來的小伙丁是最小的兄弟愛德華，麻省國會參議員。回想當日鼎盛時期，甘迺迪兄弟三人，一任總統，一任司法部長，一任參議員，真可說是赫赫不可一世。儘管引起的批評很多，却沒有人說他們不是極具才能的。說起來這三兄弟也真是完全在「政治的空氣」中成長；出生在一個熱中政治的大家庭，父親曾任美國駐英大使，母親是做過波士頓市長的新英格蘭地區政治大老板的女兒。他們兄弟耳聞目睹，接觸到的世界都和政治有關，加上甘迺迪家又以嚴格的家教和週詳的訓練著名，故造成他們兄弟各自不同但都「出家」的政治風度。約翰的舉止談吐以優雅幽默見長，羅伯性格內向又熱烈，雖然缺少兄弟的天生自然神韻，却因勇於任事而成為青年與少年們瘋狂崇拜。偶像。愛德華在三兄弟間人緣最好，態度最雍容隨和，故在羅伯遇刺後，在民主黨內部他作副總統提名人的呼聲最高。

羅伯在世的日子就是一個毀譽參半容易引起爭論的人物。他的能力從

沒有人懷疑過。同樣的他能掌握一些面對他的國家社會的重大問題。並且有能力藉他自己對一些問題的掌握而引起公眾對這些問題發生共鳴。羅伯得到強烈的支持也得到強烈的反對。擁護他的人只看到他「服役」的熱情，反對他的人只看到他的「野心」。他在司法部部長任內建樹很多，但是在這裡受批評最多，愛他的人只看到他在為一個理想熱烈獻身；批評他的人則感到即使好的理想在施行時也不能不擇手段，否則遺害無窮。

羅伯的母親在喪禮後用錄音機說了一段話感謝國人對他們一家的安慰，她最後的結論是「我們不應以無用的悲傷和徒然的對過去的悔恨來對他（羅伯）表示敬意。我們應以堅決的不屈不撓的行動來紀念他。現在就開始行動，解救這國內受饑受餓的人民，幫助那些受苦無助的人們。因為是爲了他們，他日以繼夜的努力，爲了他們他深深被感動而獻身。」甘迺迪家的鋼鐵意志就由這位悲傷却永遠最堅強的母親表現無遺。在六月十九日「反貧窮運動」的「團結日大遊行」中，羅伯的畫像和金恩的畫像並舉着。羅伯甘迺迪夫人致電金恩夫人支持反貧窮運動，稱它是「你的丈夫和我的丈夫的遺志。」羅伯已經死了，人們至少現在可以接受在他母親和妻子心目中他的至誠的理想。

* * * * *

加州預選的結果是羅伯以得票四六%險勝麥加錫（得票四二%）。但這次預選的結果却因羅伯遇刺而沖淡其重要性，有好幾天人們都不願談政治了。麥加錫自喻為失去對手的「孤獨騎士」便很可反映人們一般失落又沉重的心境。

但是「死亡」的打擊在世界上只掀起一場狂風大浪而已。風過浪平競選活動又恢復了，只是候選的人少了一個羅伯。

羅伯遺留下的「政治勢力」馬上面對一個嚴重的「何去何從」的難題：支持麥加錫乎？支持韓福瑞乎？著名的歷史學家斯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是故世的甘迺迪兄弟的顧問之一。他有一個簡賅的分析：據他的看法羅伯的羣家和幹部實處於徬徨的無「家」可歸的處境。因麥加錫在對越戰的見解上雖和羅伯一派接近，但對黑人人權和救貧助貧等社會問題並不特別關心；反過來若支持韓福瑞也有問題，因韓福瑞雖在黑

人民權、社會立法、社會福利等各方面有卓越貢獻却又在越戰上因代表詹森政府和羅伯一派勢不兩立。

羅伯留下的這「真空」在民主黨方面沒有人能替代(他的弟弟愛德華,小名泰第頂多被考慮作副總統提名人而已)。但在共和黨方面却被紐約州長洛克看準了由自己「補缺」。洛克斐勒認為原來可能投羅伯票的人現在既不能投麥加錫,又不能投韓福瑞,更不會投尼克森則必然投自己的票。這一領悟使洛克最近大大努力起來,整個競選方略漸漸又從中間路線搬到左邊來。雖然到本文動筆的六月卅日為止,洛克的競選進展仍不見大起色,但一般民意測驗中反映出人們多數認為如在十一月大選中是洛克對韓福瑞的話共和黨得勝機會大於尼克森對韓福瑞。在政治預測最不穩定的今年,一切都是可能的,倒底鹿死誰手還要看最後這五、六個星期的發展來決定。

在民主黨方面麥加錫自從在奧州預選打敗羅伯,創造甘迺迪兄弟從政多年,參加大小廿七次選舉中唯一的一次失敗紀錄後聲勢大振。接着在加州預選中又毫不示弱,在羅伯勢力最佔優勢的黑人多而其它「少數民族(Minorities)」,也多的加州又能緊隨羅伯之後,得票相差很有限。在六月下旬紐約州的預選結果又出乎大多數人意料之外是麥加錫領先。(紐約州的預選不被列入重要的預選是因總統候選人的名字不在選票上,選票只選出州代表,只是人們通常根據州代表候選人所宣佈的他所擁護的總統候選人投票。)這一連串勝利都增加麥加錫在民主黨內的份量,雖然至今大部分的人們仍很難相信這位安靜溫文的書生會真正成為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根據時代週刊對各州民主黨代表們進行的調查統計,似乎代表們大多數(至少口頭上)都是擁護韓福瑞的。

和預選似乎是同時結束的是「反貧窮運動」在華盛頓的示威。在六月十九日示威者集約五萬人在林肯紀念堂前作象徵性的抗議,六月廿四日「反貧窮運動」在華盛頓所造的臨時性的「復活城」就被政府下令拆毀了。黑人領袖阿伯納率領三百五十餘位同志入獄,宣佈反貧窮運動的和平示威時期已過去,接下來的將是「不服從」的階段的開始。入獄則是不服從的第一步結果。

整個說來「反貧窮運動」不算是成功。因為這一支龐大的反貧窮隊伍在人數最多時達二八〇〇名,單單維持他們的生活已夠他們的領袖分心了,加上人多引起的內鬨,黑人和紅人又鬧意見,加上六月華盛頓天氣的奇壞

——大水氾濫,公園裡「復活城」的小木房滿是泥漿不能居住。這一切在影響「反貧窮運動」的領袖向政府方面交涉的力量。最後「復活城」只剩下五百人左右,他們也減低要求而只集中在要求政府的農業部在救貧食物分發方面加以擴大和改良,但即使這起碼的要求也沒有得到大滿意的答覆。警察來拆毀「復活城」時三百多人入獄,一百多人撤退到華盛頓郊區,這一醞釀了兩個月的運動就如此和平結束了。

「反貧窮運動」雖然談不上成功,但它始終是堅守在非暴力的途徑上的,令人警惕的是這一和平的運動如果證明是一失敗,則對今後黑人的民權運動有極大影響,年青尚武的一代新領袖將會推翻這些信奉和平的領袖而改變整個黑人運動的路向。

阿伯納入獄後就開始絕食表示「自動加入饑餓行列」以甘地的精神和魄力爭取人們對反貧窮運動的同情。但阿伯納的絕食並沒有引起輿論多大注意,似乎在廿世紀的六十年代,這種簡單樸素的宗教信仰已失去它過去深厚的影響力,羣眾要求「行動,行動,行動!」而拒絕等待。金恩死了,羅伯也死了,阿伯納的領導權又尚未確實樹立,今後這一股盲目的黑人力量倒底轉向那一個方向,洛克是否真有魔力將這一匹「黑馬」收服?所有這些問題倒底影響大選到什麼程度是要等到十一月才知道分曉。但我們根據一九六八年上半年發生的一切事件來判斷已可斷定這一年在歷史上突出的不尋常的地位了。

美國是在動亂中!不僅援外長期的戰爭嚴重地影響經濟和民生,它同時也暴露了美國社會所有的矛盾、衝突和病入膏肓。羅伯和金恩的遇刺使人突然澈底地意識到美國社會對暴力的容受力大得不能想像。只要想一想從廿世紀初年開始,到現在為止全美國死於私人槍械之下的人數有八十八萬人,而這一世紀內所有涉及美國的戰爭加起來美國戰死的人數才六十三萬七百六十八人!

不僅美國在動亂,全世界那一個地區不在動亂?到處的學生工人運動,從東京到倫敦、到巴黎、到柏林、到羅馬,到東歐各大城真是數不勝數!歷史上只有一八四八年動亂之多可與之勉強相比。因此一九六八年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

這真是一個最需要新的領袖人才的時代。雖然大選並不一定能選出真正的人才,但至少它的存在給予人希望。那怕這希望本身只是烏雲滿天中的一線藍天而已。

七月一日寄自安娜堡